

伊人睽睽
著

青山见我多妩媚

【少年遇】

霸气小混混&傲娇萌翁主
高甜|少女心|新增全新小剧场

风凉，日升，人稀。
等爱恋的青果掉落。

青山见我多妩媚



伊人睽睽·著

【少年遇】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青山见我多妩媚 / 伊人睽睽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594-1427-4

I. ①青… II. ①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0340号

书 名 青山见我多妩媚

作 者 伊人睽睽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唐 婷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唐 婷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427-4

定 价 3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少年狂放	001
第二章	少年自大	035
第三章	再次遇劫	062
第四章	少女气魄	108
第五章	李家二郎	132
第六章	以退为进	162
第七章	签订盟约	193
第八章	新晋表哥	213
第九章	生死相随	285
第十章	故人重逢	318
日常小剧场	(1)	336
日常小剧场	(2)	337



下第一场雪的时候，闻蝉和四婶在去会稽的马车上。

漫山雪雾风霜，深一道素白，浅一道暗黄。天地界线飘虚，寥寥一队车马，顶着铅色垂云，在山路上蜿蜒，行路艰难。

“还有一日就到会稽了。之前给你五姑父去了信，他的人在山下的驿站等我们，”马车上，戴着抹额、着兔绒深衣的年长妇人，给对面少女整理好衣袖，怜爱地摸了摸少女的脸，“雪下得太大了，没法在中途停，只好抄近路走，希望一路平安吧……冷不冷？”

对坐的少女十四岁大小，窄袖绕襟深衣，跽坐在茱萸纹金丝绒氍毹上。她乌发低垂，由一根比翼玉簪束着，发尾坠腰。绯红色的碧玺石耳坠，随晃动车马摇曳。雪天亮色，流在少女玉莹莹的肌肤上。

此女骨相甚美，长眉秀目，眼瞳黑亮，小嘴嫣红。她抿唇而笑，稚嫩而秀丽，宛若花之初绽，内流转一种独特的风情。

年长妇人看得恍神，感慨上天厚爱自己这个侄女——

父亲是曲周侯，母亲是宣平长公主。大兄是侯世子，二姊是宁王妃，自己也有舞阳翁主的封号。

这个得天独厚的小翁主闻蝉，是曲周侯家最小的女孩儿，颇得闻家人宠爱。

就像此时，即便小翁主是离家出走，韩氏也收到曲周侯的手书，请她代为看管小女儿。

闻蝉听四婶这么说，黑而大的眼珠在眼眶中转了那么一圈。明明是端庄的闺秀模样，她眼中，却带了那么一抹狡黠灵动。她趴在窗上，掀开厚帘，想要看外面的世界。被韩氏瞪一眼后，闻蝉声音娇软而绵，如小女孩儿的撒娇：“四婶，我不怕冷。”

韩氏将她拉入怀中，手抚着小姑娘细软的乌发：“小蝉，听四婶说，等到了会稽，见了你大姑姑，你就听四婶的话，乖乖回家去。你父母在家，等你等得多着急啊。”

“话不能这样说，五姑姑生了重病，我父母也很挂念。我是代他们走一趟的。”

闻蝉的五姑姑闻蓉，嫁人后，随夫君居住汝阴。多年除节假日的正常走动，少与娘家兄妹见面。

闻蝉尚记得幼时，五姑姑来家中做客，温婉矜持，世家作风；少人时，会偷偷把她抱在怀中，哄着她叫“姑姑”。她叫一声“姑姑”，闻蓉就给她一颗绵糖。

姑姑的呼吸轻轻喷在她的额发上，她趴在姑姑怀中，揉着惺忪睡眼，慢慢地入睡。

在闻蝉眼中，那个哄着她说话睡觉的妇人，清晰得宛如昨日。

近日，从父母那里听到五姑姑病重的消息，闻蝉一下子，就想到了小时候的那个人。

同时，她还抱有一点儿自己的小心思：

先独个儿带着侍女，到淮阳找四叔。在四叔那里，被四婶领走，一起上会稽这边。离会稽越近，离她的那个目标，便越近——

少女趴在窗口，扒着厚帘看窗外雪景。韩氏给自己倒一杯茶，笑眯眯看着她，突然慢悠悠地说道：“哦，只是为了看你五姑姑，不是为了躲人？我听说，三月三的时候，丞相府上大郎，在你放纸鸢时，送了玉佩给你？”

闻蝉镇定道：“不知道。我没有听说此事啊。这以讹传讹，也太假了些。”

韩氏低头吹着细白茶沫，不再提此事了。

小蝉生得美，气场也有些怪，自小便容易招惹一些桃花。虽然自己觉得丞相家大郎的身份，和小蝉也算般配。然少女有自己的想法，她父母都不在意，韩氏虽然好奇，却也不多问了。

只此行漫漫，自己的子女未曾跟随，身边只有一个闻蝉。韩氏难免，会多与闻蝉聊两句。

马车悠悠缓缓地行着，闻蝉渐有些困顿，下巴磕在矮几上，一下一下。突然，马车剧烈地晃了一下，少女身形不受控制地随惯性往车门的方向倒去。

韩氏惊叫一声“小蝉”，见闻蝉眼疾手快地扶住扶手，止住了摔出去的势头。

而马车外，已经乱了。

有武器磕碰的声音，高昂混乱的男人吼声，伴随着扈从们“你们是何人，快快让开”的质疑声，韩氏与闻蝉对视一眼，心中咯噔，明白此行失算：她们约莫是遇到劫匪了。

果然，在有此猜测后，车外就有几个男人在乱糟糟中，吼叫道：“管你们是谁？！要从茅山过，留下买路钱！兄弟们，他们马车这么多，咱们抢过来自己用！”

“你们敢！我们府上是……”

“呸！”

大打出手。

闻蝉扶着扶手，侧耳倾听车外动静。韩氏紧紧抓住她的手，因发慌而用力。

流年不利，旱涝泛滥，这几年，劫匪山贼比往常多很多。本是下雪天行路难，韩氏想着马上就到了姑姊夫的地盘，走小路赶一赶也没什么。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居然遇到了劫匪！这可怎么办？

车外在打斗声后，几道匆匆的脚步声往这辆马车边过来，侍女在外敲了敲车门：“女君、翁主，我们怎么办？”

韩氏唇还在发抖，没来得及说话，就听小侄女已经定定神，开了口：“青竹在么？”

青竹，是舞阳翁主闻蝉的贴身侍女之一。

立即有一个清晰女声答：“婢子在。”

“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哪怕把几辆马车都送给他们呢，”闻蝉不把对方当回事，一点也不怕，“放我们走就行。跟他们说我们的身份，除非他们敢造反！”

“唯。”主子一点都不紧张，还这么镇定地发话，让人心也定了下来。下人们有了主

心骨，缓一缓，便要去与那些劫匪交接。

韩氏先是被劫匪的到来惊，再是被小侄女的豪放惊到——“慢慢慢！别告诉他们我们的身份，”闻蝉到底是个小孩子，不晓得财不外露的道理，他们的身份太高，那些劫匪忌惮还好，可还有一种可能，匪贼无法无天，起了歹意，恐怕就不好了。沉吟片刻，韩氏吩咐，“就说，我们是一家富商的妻女，赶着回去与家人团聚。车上货物都可以给他们，留我们性命便可。”

后来想想，还不如照闻蝉所说，一开始就点名身份呢。

闻蝉与韩氏侧耳倾听外面的声音。青竹的声音最为沉静：“你们的头领是谁？我有话跟你们商量。”

一个流里流气的少年声从高处传来：“小娘子口气不小。有话跟我们说就行了，你管我们头领是谁？”

听声音很年轻，闻蝉怔了一怔，掀开帘子一角，想看高处的那个少年。雪珠子飞洒，她很好奇，然手才碰到帘子，就被韩氏打了一下。韩氏警告看她，示意她不要露头。

青竹似愣了一下，才继续交谈。四处乱哄哄的，交流却还算顺利。听到对方答应只要把东西送出去、就放行放人，车中的两人松了口气。多怕对方是杀人不眨眼的恶徒，然此时看，对方并未灭绝人性。

不过那个少年声又道：“放你们走可以。但你们得所有人下车，让我确保车上什么都没有藏。”

“……不行，我们女君……”青竹努力争取。

对方轻蔑一笑，又刺啦一声过，车内听到青竹急促的呼吸。好一会儿，才听到那少年懒洋洋的后话：“都下车。”

于此，已经没有商量余地了。韩氏稳稳神，拉着闻蝉的手，安慰她：“他们只是要搜车，怕我们事后告官。别反抗，没什么的。”

叮一声！一把匕首破了车壁，那锋刃，差点刺着车中二人。两人面色煞白，有一瞬僵着不敢动。

片刻后，车门打开，闻蝉与韩氏，一前一后地下了马车。

寒风凛冽，大雪扑面。少女款款下了马车，湖兰色深衣浅裾，脖颈微曲。她扶着侍女的手骨，纤洁，细长，玉笋般玲珑可亲。

一片雪花落在眼睑上，她伸出手，擦去眼睑上沾着的水雾。抬头的瞬间，香腮胜雪，云鬓玉容。长长的裙裾托着少女婀娜的腰身，飞雪之皑皑，面容之妍妍，让围观劫匪窒息。

同时，闻蝉看到，坐在凸起山石上，短褐少年贴在面颊上的发丝有些卷曲，他眉眼浓郁，低着眼眼底幽黑。在看到她后，他手里玩着的匕首停了停，眉目扬起来，定定看着她。

高高的山石上，慵懒漫坐的小郎君，所有劫匪中，就他，让人觉得不一样。

闻蝉立在人前，清清爽亮。目中的骄矜，也让人觉得很不一样。

少年忽而起身，雪簌簌落，他从高处跳了下来。一纵六七丈，吓了闻蝉一跳。

他直直走向她。

看他站到她面前，转着手中匕首：“我改主意了。不劫财，劫色。”

啊？！

闻蝉看他笑容更开，俯身，面容在她僵硬的清澈眼瞳中放大——

“我叫李信。小娘子嫁我吧。”

飞雪长衣，丽眉连娟。因为少年的突然凑近和口出狂言，闻蝉的眼眸瞳大，满满的惊愕与不可置信。她的眼睛清澈纯美，星光璀璨，就是蓦然大睁时，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

美。

看起来不觉得是生气，倒是娇嗔一般。

李信再逼近一步。

闻蝉白着脸后退，在她后面下车的妇人搂住少女的肩，将小女孩儿护在身后。妇人看着少年的目光，几分仓皇与警惕，又努力镇静，与他细说：“这位小郎君，你若有困难……”

少年笑了，微卷发丝贴着面，随着呼吸和寒风扬落。他睫毛和眼睛生得漂亮，一笑起来，给平淡无奇的相貌增光不少。

闻蝉心想，这人也就眼睛能看了。

李信冲韩氏扬下巴，眼睛却看闻蝉：“知道我想杀她吗？”

侍女倒抽一口气。

他眼睛也不眨、就下这种命令，看来就是见惯生死的。韩氏攥着袖子的手握得紧，两股战战，几乎晕过去。她心中后悔再后悔，想她出身大族，出行时，夫君细细叮嘱让她小心，前面都无事，她放松警惕，没想到临了会稽，竟发生这种事。

闻蝉鼓起勇气，从四婢的背后抬起脸。她同样害怕，却看着少年，说：“你不要杀我四婢，我跟你们走。”

“答应嫁我了？”他转着手中匕首，笑起来的那股戏谑和肆意，盯着她的眼神，让闻蝉厌恶至极。

闻蝉目中骄矜之色收起，试探说：“……我可以考虑考虑吗？”

自称李信的少年偏头：“好，你慢慢考虑吧。”

一行人被这些劫匪领着七拐八拐，被押进了一个寨子里。寨子埋在深山，又因下雪而被隐埋。如果不是这帮劫匪领着，寻常人都找不到这个地方。跟着韩氏和闻蝉的扈从，真论起来，也不一定就不如这些劫匪厉害。然到底吃了下雪和不熟悉路的亏，哪怕跟着一个向导。现在，那向导也被领走了。

大雪天遇到这种肥羊，对劫匪们是个好消息。

被押的人憋屈而丧气，那帮贼人，却搬着马车上的好东西，说说笑笑——一人手里抱着一个滚圆玉器，从没见过那般惊喜，不愿撒手：“这富商家里，也太有钱了。”

“是啊，咱们兄弟辛苦奔波，他们倒是富得流油。不劫他们劫谁？”

“哈哈，给阿信找了老婆，阿信这次该高兴了吧？”

“那可不是！没看到阿信见到那小娘子，眼睛都直了吗哈哈？说起来，那小娘子真邪门的好看啊。老子看啊，那皇帝的女儿，都不如她好看。”

“以后就是咱们的人咯！”

劫匪个个欢天喜地，被劫的人，却都惶惶然，又怒又恨。尤其是听到他们辱及自家翁主，恨不得啐一口，告诉他们这帮有眼无珠的贼人，舞阳翁主是何等身份，也是他们敢肖想的？然现在，大家——

孤立无援。

但是没关系。

闻蝉安慰自己：四婶说，姑父的人在驿站等着他们。如果他们不能如期到，姑父应该会察觉，派人来找他们。这些贼子，不过是乌合之众，哪里能与朝廷的兵马对抗呢？

所以，只要自己撑过一两日，事情就会有转机。

到了这个鬼地方，闻蝉的侍女们都被关了起来，她更无法见到四婶。坐在一个屋子里，门窗都被关死，闻蝉试着叩了叩，没有人回应。闻蝉望望屋中摆设，费力地搬过一个小几，踩上小几，试着去推那扇木窗。

她提着裙裾趴在窗上时，门被推开，扭头，看到站立在门口的少年，还有三四个男人。

几人一路走来，正在说笑：“阿信，你小子运气不错，劫个色就劫个这么美的。”“难为咱们阿信开了窍！”“阿信放心，咱们肯定让你大喜之日风风光光……呃。”

推开门，几人看到以不雅姿势跪在窗栏口的少女。

几个人面色怪异——美人这般不讲究。

闻蝉小脸刷地染上绯红，却装作什么都没有般，将小腿从木缘挪下，振振衣袂，从矮几上娉娉袅袅地走下来。丽人睁着明亮的水眸，好像他们的大惊小怪，是对她的亵渎一样。

李信玩味地看着佳人，佳人却不看他。

“哈哈，阿信，你跟小美人聊吧，兄弟们先走了。”诡异的沉默后，身后三人反应快，在少女故作无事后，及时关上门走了。出去后，兄弟间是怎么传闻蝉那个粗俗动作的，就不得而知了。

闻蝉忽视之前的窘然，跪坐在案几边，乌发如坠，目光低垂，裙裾下，露出素白的鞋袜。

李信目光在屋中扫了一圈后，趺坐到少女对面。他盘腿而坐，很放松的坐姿，盯着她低低的发顶看。这样的小美人，垂着眼睫装矜持，面颊雪白染霞，胭脂一般动人。小巧的耳珠隐在乌发下，隐约能看到通红的耳垂。

李信手放置在案几上，撑着下巴，放肆地、无所顾忌地打量对面少女——

闻蝉低着头，能感觉到少年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她一动不敢动，唯恐刺激他。她在长安时，连丞相府上的郎君都不给好脸色。轻视、不喜、不睬，她愿意怎样都没关系。那

些人一样看中她美色，但她是翁主，没有人敢欺负她。

可是现在……这个乡巴佬，知道翁主是什么吗？

闻蝉甚至觉得，恐怕她说出自己的身份，对方也因为没见识，而不懂她是不能得罪的人。

那怎么办？

嫁他？

长安的大好儿郎们她一个都看不上，能看上这个乡巴佬才有鬼……

胡思乱想之际，听到少年开口：“小娘子叫什么？”

闻蝉装死不应。

李信扬声：“来人，把跟她一起来的那个妇人的手砍了……”

“闻蝉。”闻蝉飞快答少年的话。

抬目，她隐晦地瞪他一眼。

李信继续欣赏她的美貌。看她明明怕他、还不得不装作不怕，也挺有意思的。

她说她叫什么来着？

李信拢了下眉：“文我知道。哪个蝉字？”

其实他连“闻”都错了。

少女朱唇翕动：“就是‘袅袅兮秋风，山蝉鸣兮宫树红’里面的‘蝉’字。”

李信：“听不懂。我没念过书，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简单点。”

闻蝉无言。

她心中鄙夷：乡巴佬。

她再一次抬头，悄悄瞪他。少年倒是目色坦然。闻蝉心想，好厚的脸皮，说自己没读过书，就跟说没吃过饭一样，一点都不知道害臊。

似猜到她心中嫌恶，少年眸子冷下，锐意顿现。

闻蝉无法，怕惹恼了这贼人，只好叫了两声：“知了，知了。”

李信静默半晌后扬眉，没听懂：“你说什么？”

闻蝉心中难堪，闭着眼，勉强再开口：“知了，知了。”

她被他逼得，手紧紧抓着袖口，握得指骨发白，受辱一般咬着贝齿，快速道：“就是‘知了知了’的那个蝉。”

李信手搓了搓案面：“……噗。”

什么倒霉父母，给女儿取这么个名字，还不如叫小姐二丫呢。

闻蝉被他笑得很生气，眸下微红，唇抿了抿。李信心中觉得她可爱，有些想跟她说话。但屋外的人喊了声“阿信”，他应一声后，站了起来。同样听到外面的催促，闻蝉松口气，睁开眼。一睁眼，就发现少年俯下身，面孔几乎贴着她的脸。闻蝉身子僵硬后倾——

“听好了。你嫁我，你们一行人带的所有东西，我一样不动，全都还给你作嫁妆，还送你那一堆谁谁谁离开。你不嫁，这些，可都是没有了。”

闻蝉懵懵的：“……你不是说让我考虑吗？”

“我让你考虑一辈子了么？”

这人，痞起来真痞，冷起来又真冷。

闻蝉呆呆看着他凑近的面孔，在他漆黑的眼睛里，看到一个凄凄惶惶的可怜女孩儿。

门外的人再次喊一声，李信冷眉冷眼：“快说。说嫁我！”

闻蝉被他这样欺负，有些发恼，有些着急。他一副威胁她的样子，步步靠近，硬是不给闻蝉找借口的时间。催得少女靠着墙壁，咬牙说了实话——“东西都给你，人你也留着，反正我不嫁！”

李信猛地站起身。

他上上下下地看她，不知何时，他手中出现了一块玉佩。闻蝉看他手中那块玉佩太眼熟，忙低头，果然发现自己腰间的玉佩不见了。她瞪大眼，伸手想夺回。他往后退开，笑容又凉又坏，晃得她眼晕：“定情信物。”

出了门，三四个人同伴等着少年。

众人的调笑起哄下，少年的脸淡了下去，说：“这可真是麻烦。”

“阿信你说什么？”

李信晃晃手中玉佩：“他们的身份，绝不是富商那么简单。”

十来个人在寨中走，踩在雪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四面雪白，松柏覆压，一行人，像是白绢上的几道墨点。

李信在这十来人里，年龄算是最小的一拨，只有十五岁。论相貌，论才学，都不出色。他走在一群青年中年老年中，挺不打眼的。

他们走向一间屋子，橐扇外站着两个小郎聊天。其中一位少年，缩着脖子，笑起来映着雪，煞是明朗。此少年眉清目秀，在一群五大三粗的汉子中，颇称得上“惊艳”。看到众头头过来，他机灵地拉开门，给老大们问好。

有人看到讨喜的开门少年，咂一下舌：“李小郎，你这是弄啥？咱都是匪窝了，不兴你这拜天皇老子的架势啊。”

被称为李小郎的少年，大名李江。闻言嘿嘿一笑，少年赧然中，隐晦地看一眼李信：“兄长别开我玩笑了，我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像阿信哥这样，跟你们一起商量大事，多威风啊。”他停顿一下，“怎么说我和阿信哥，八百年前还是一家呢。”

李信当着透明，百无聊赖地跟在众兄弟间。莫名其妙被提一嗓子，他扯下嘴角：“那行了。威风到做了山匪，咱老李家祖宗有灵的话，脸早被丢光了。”

李江及众人：“……”

守门的李小郎看几人哈哈笑过，纷纷拍拍自己的肩，给自己无声安慰。人进了屋后，李江方才的笑收了回去，只看着李信，目光阴下去——混混出来当山匪。虽说李信是个街头混混，但会稽郡中，又有几个像阿信这么厉害的混混呢？然他羡慕李信，李信自己却不在意。

同样姓李，同样年少，甚至同为混混，人和人的机遇，真是比不得。

而进了屋的众人，不再关心守门少年的小心事，关上门后，就继续说起绑回来的一行

赶路富商妻女。

李信将自己从闻蝉那里顺来的玉佩，展示给几人看：“这玉佩的成色，比我们以前见到的，要好很多。还刻着字，花纹似有某种规律。那自称富商家的妻女，不管是那女君，还是小娘子，气质都比我们以往见到的人好很多。恐怕真不是什么富商。”

玉佩被人传着看，上面刻着好几个字，但这个屋子的人，也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此年代的平凡民众，根本没有识字的机会。众人大眼瞪小眼半天，茫然问：“阿信，你知道这写的什么字吗？”

“我认识‘舞阳’二字。其他字不认得。”

李信认得简单的字，但他常对人说的，直接就是不识字。

他让人去找朱砂，又在玉佩传回手中时，刺啦一声，撕下袖上一块布条，用玉佩重重压上朱砂，把朱砂上烙出的刻痕，印在了撕下的布条上。众位围观，看到李信已经在布条上印下了几个篆文大字，听他道：“阿南拿着这个布条，明天下山，找识字的人问一下，这玉佩上写的到底是什么字。”

他语调清晰，逻辑分明，一屋子的人都听他说话，纷纷点头。

有不解的问：“那‘舞阳’又是什么意思？”

李信笑一下：“一个县名。”

众人继续疑惑讨论，不懂为什么要把一个县名刻玉佩上。

一人突想起：“对了，我从这些人手里，搜出好多竹简来。”

李信“嗯”一声：“那把有字的都带下山，让人看看写的是什么。”

陈朗是所有人里，书读得最多的一个青年了。可就是他，看到那些字都有些不认识。他也就是半白丁而已——他原想去长安投卷挣一点功名，然父亲糊涂，迷上赌博，输了家业。二老去后，家徒四壁，陈朗家中却还有一妻一女等着养活。陈朗走投无路，只好偶尔做做劫匪，接济自己的家室。在所有大老粗中，陈朗一直是军师型人物，此时便感叹：“之前阿木看到那行车马，非说咱们一个多月没遇上肥羊，想高兴高兴。没想到等来的，也许不是羊，而是狼。”

屋中众人交谈，呆头呆脑的罗木津津有味地听着各位兄长的分析。陈朗一批评他，罗木便不高兴道：“劫都劫了，阿信还找了老婆呢，你事后抱怨什么啊？”

李信靠墙：“是啊，劫了就劫了。会稽郡中又能有多大的人物呢，兄长不必忧心。”

一众愣头青中，陈朗就觉得李信稍有头脑。然听少年此心不在焉的话，陈朗摇头：未曾读过书的人，果然见识少很多，想事情也是大大咧咧，什么都不怕，真不是好事啊。

他忧心忡忡：“阿信你既然已经猜到咱们劫的人身份恐怕高，要不要装作故意，现在就放了他们啊？”

李信不动声色地观察一屋子人的眼神：有的不服气，觉得既然抢了，就是该享受；有的心怯，怕惹来后患，他们也就是小混混而已；有的无动于衷，不觉得放了如何，也不觉得不放就如何。

李信心想，不清楚对手是谁，就自乱阵脚，倒是很可笑。

在一众人望着他时，少年坐姿挺直：“放是肯定要放的。但现在谈放人，为时尚早，

且让他们以为我们怕了，招来后患。不如等阿南下山多打听打听，看城中近日可有哪位贵人上门。到时，再看能不能惹好了。”

陈朗仍然皱着眉。

李信看着这个总是过度担心的青年，声音抬高了些，自信之心，一径传给屋中众人：“兄长到底怕什么？咱们又没什么值得失去，一不杀人，二不放火，城中郡守、长史等，都是多年打交道的熟人，做得小心些，火也烧不到我们身上。”

他这么一说，众人心神一放，想确实是这个道理，又开始说笑：“既然如此，阿信，让阿南下山打听情况时，多带几个弟兄，咱们拿劫来的东西换些铸币。”

李信微笑：“不行。这次劫来的东西不能碰，我要留给知知做嫁妆。”

脑中，自然想起当他推门进屋，那正在爬窗、又矜持走下来的貌美小娘子。

“知知是谁？”

李信笑而不语。

众人却纷纷挤眉弄眼，懂了。

陈朗更加忧愁了——“阿信，你明知道对方也许不好惹，还敢抢娶人家？”

李信天不怕地不怕，在陈朗眉头皱成川字时，他还摸了摸光滑的下巴：“敢啊。”

少年意气风发，无所顾忌。

陈朗安静如鸡。

要完。一帮混混，一个比一个胆大，没法沟通了。他真想赶紧下山逃命去！

众人商量完要事，轻松很多，勾肩搭背出了屋子。好几个人追上去跟李信搭着肩，闲闲跟少年说话：“阿信，我家中没粮了，你那里有五铢钱，借借我？等下个月，我再还你？”

“好啊，”李信答，“要多少？”

“阿信，还记得我昨天跟张东的赌吗？我俩有点忘了。”

“一对三。你不加把劲，就输了。”

在这群兄弟中，李信与谁都能说到一块儿去。他性格大方，不拘小节，于小处，又不揭人短，又公正。虽然这帮兄弟没定真正的老大是谁，但大部分人都隐隐把李信当作老大，即使李信从来不认。

这次劫车事件，是众人瞒着李信做的。想给李信一个惊喜，送一个大肥羊给李信。

李信最后才赶到。

赶到时，他坐在山石上，与从车上走下的少女打了照面。这一眼，让他改了主意，想求娶那少女。

等他们再说笑出来时，门口守着的李江，再次见识到了众人对李信的喜欢。心头又升起强烈的嫉妒情绪，焚得他眼底发红。

李信感觉到有人看自己，猛回头。李江忙收起面上的表情，对少年露出一个讨好的笑来。李信回过头去，李江才垂下眼，深深吸气，想着：我要怎么做，才能像李信那样，让一千人信服呢？

就算是土匪，就算是混混，他也想像李信这样人见人爱啊。

李信才不是人见人爱。

大雪下了一整天，闻蝉夜中沉睡，忽从梦中醒来，揉着眼睛坐起。被窗外雪光映着，少女身量单薄，着宽大素禅，长发披散如青缎，眉梢细软，眸子水润，又是肤白如玉，在暗中生光。娇弱中，带着一种难以明说的艳色。

一室清寒，有些冷。照进来的光又亮得让人睡不着。

闻蝉半睡半醒，抬起脸来，冷不丁看到一个黑影坐在床头，吓得一声尖叫，连连拥被后退。

少年被她的尖叫声吓得肩膀动了下：“知知，别怕，是我。”

“……！”谁是“知知”啊？！

为什么她只是睡一觉，就多了一个“知知”的小名？！

闻蝉坐在床上，拥着被衾，茫然看着坐在床头的少年。暗光照着李信，他深邃的眉目在她适应夜光后，越来越清晰。

李信坦荡得理直气壮，闻蝉有种自己尖叫显得大惊小怪的感觉。

私心论，闻蝉并没有多么害怕李信。

她没有遇到过李信这种少年，但追慕她的人，却是多了。闻蝉在经历过白日的心惊胆跳后，现在把李信当做慕她的少年郎，心中居然就不那么紧张了。

闻蝉心想：这个乡巴佬，到底看中我什么呢？

李信原本在看沉睡中的丽人，丽人醒后，仿若微弱幽光中，梨花静静初绽，空气中香气都浓郁了些。他心中酥痒，不自觉靠前，少女警惕后退。手指攥着被褥，眼珠子乱转，少女脸上肤色更加白了。李信心中生怜，想她是害怕吧？

是了。寻常小娘子，夜里被男的坐床头，都会害怕的。

李信把身上的坏人标签藏了藏：“怕什么？”

闻蝉愣了下，既然李信觉得她是害怕，并且还因为她害怕而心生怜意，闻蝉并不介意伪装下去。她反应快，立刻肩膀缩起，垂下头，秀长乌发披散在身，眼虚虚地向上撩，很有几分胆怯的意思。

一床大小，少女紧紧地贴墙缩在里面，提防着不怀好意的小郎君。

有那么一段时间，李信沉浸在闻蝉的美丽中，说不出话。

她又清新，又艳丽，又楚楚可怜。

春水映梨花一样娇美。

大约就是他喜欢的那样温柔怜弱吧。

闻蝉看他眼睛渐渐亮起，盯着自己，像是狼盯着羊羔一般。她心中发毛，随便找了个话题：“我不叫‘知知’。”

李信一愣，看她咬唇说出这么几个字，就慌忙重新低下了头，怕他察觉般偷偷用余光看她。他真怕闻蝉被他半夜突袭给吓哭，他就算没见过，也大概猜得到她这样的小娘子，必然从没有被男人这样偷袭过。他要娶最漂亮的娘子，自然是为了疼她宠她，而不是吓坏她。

为了缓解闻蝉的“惊乱”，李信唇角噙笑，顺着她的话与她聊天——“你是不是一到

夏天，就特别害怕？”

就算在照着李信喜欢的样子伪装，闻蝉仍然觉得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害怕？”

鼻尖全是少女馥郁的体香，热流上袭又下涌，陌生的感觉，让李信全身僵硬。但他手撑木板而坐，仍维持着面上的轻松惬意，至少让闻蝉看不出他心中饿狼的那一面。这个少年郎还在努力装温柔：“夏天到处是‘知了’。你不就叫‘知了’吗？一群声音喊你的名字，你不害怕？”

闻蝉瞪他。

他是在讽刺她的名字吧？他这个乡巴佬懂什么叫寓意么！

闻蝉怒：“胡说！”

从来没骂过人，她脸憋得通红，又骂了一句：“胡说八道！”

李信：“哈哈！”

少年弯下腰，肩膀颤抖，按在床上的手背青筋大跳，被她逗得乐不可支。

他笑成这个样子，跟羊癫疯似的，闻蝉看得好生气。恶向胆边生，也忘了他是歹徒，她抓起枕头就砸向他！

他一手就接住了少女怒冲冲扔过来的枕头，乐坏了的脸从枕头后冒出来，笑容里的邪气没掩藏住：“生气了？知知，这有什么好气的。知了们叫得，一个大活人反而叫不得？”

闻蝉头好疼。

血涌上脸，她快被少年的无赖气死。原本还有点儿顾忌，现在乱七八糟的，不拘于什么东西，都往他身上砸：“我不叫‘知了’，也不叫‘知知’！”

李信不还手，只手忙脚乱地躲避，被褥飞来时，他闻到她身上更清晰的香气，让他血液疯狂逆流。他不动声色地逗着她：“知知，知知，知知……”

“滚滚滚！”

终于！

哐一声，床头油灯盏被手边已经没有了可砸之物的少女抓过，看都没看，就扔向了李信。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身手好的少年，居然没有躲过迎面罩来的灯盏。先是被一床被子闷在了地上，他刚从里面挣出来，又被一个硬实的灯砸中脑袋。

那声音响的！

李信坐在地上，只来得及掩住命门，却躲不过凶器。他硬生生挨了这么一下，手捂住迅速红起来的额头，脸上笑容消失，眼底阴鸷之色抬起。

冷锐阴沉，寒气渗人。

他手一抹额头，黏腻潮湿，雪光照进床帐前，他看到手上的血。

额头被砸破了，李信心知肚明。

同时，闻蝉呆呆傻傻地看着坐在地上的少年：李信看不到，但是闻蝉清楚地看到血从头顶流下，向他眼睛流去。他原本笑嘻嘻地逗着她，可他现在的样子真可怕。

一脸的血，一身的寒。

本来他就长一张坏人脸，现在更像煞神了。